

## 第一章 阿拉伯哲学导论

### 第一节 阿拉伯哲学的产生

#### 一、贾希里亚时代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民族的故乡、伊斯兰教的摇篮。位于亚洲西南部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其土地主要是沙质平原和砂砾高原，有的是干旷草原，有的是沙漠。除半岛西南角和少量绿洲外，大地是贫瘠的，不适宜耕种，难以定居。从远古时代起，生活在这个半岛上的居民就以放牧为主，骆驼和羊是他们的主要畜种。绝大多数阿拉伯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缺乏文化生活，更谈不上科学和艺术。只有极少数人能读会写，沙漠居民几乎全是文盲。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当狭窄。在这种荒凉的环境里，为生存而斗争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精力，难以有时间和兴趣去进行哲理思索。他们的宗教是观念模糊的多神教。他们的‘哲学’不过是为数有限的箴言。

古代阿拉伯人虽然没有什么成文的文学，却掌握着一种词汇量极为丰富的语言。在没有绘画和雕塑的情况下，他们把自己的语言作为一门艺术而进行磨练，使它具有丰富的表达力。发表震撼人心的诗歌和演说的口若悬河的诗人和演说家深受人们的尊敬。

从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那个时代 贾希里亚时代 的诗歌《古兰经》中辩驳性段落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文学来看 整个古老的阿拉伯半岛上盛行一种建立在多神教基础上的偶像崇拜。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

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sup>①</sup>在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长期处于社会蒙昧的时期，他们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在支配着世间万物，于是就把自然力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自然神。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是阿拉伯原始宗教的思想基础。几乎所有的部落都有自己的神，这个神就是该部落宗教生活的中心、礼拜的直接对象。但与此同时，他们又相信有一个最高神的存在，称为“安拉”，但这种信念是相当模糊的，他们对安拉的信仰并不坚定。遇到危险时，他们会祈求安拉保佑，等危机一过，他们就把这位神置之脑后了。除安拉外，他们还承认和崇拜大量的其他神，日月星辰，大自然的产物，尤其是陨石，均为神灵。由于地域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各个部落所崇拜的主要对象，也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自己部落的神至少可为他们在安拉处说情。尤其是乌扎、马纳特和拉特这三位神，被看作是安拉的女儿而受到特别的崇拜。此外，他们还崇拜偶像和祖先英灵，有些地方则流行着萨比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 6 世纪末 7 世纪初，某些阿拉伯部落受到犹太教、基督教一神信仰的影响，反对贾希里亚时代的多神崇拜，开始创立本民族的一神教——哈尼夫教（正教）认为只有“安拉”这一个神，并笃信“天命”、“复活”、“惩罚”、“报应”等，形成了“哈尼夫运动”，提倡隐修，以求与神“合一”。

除了无数的神外，阿拉伯人还相信精灵这个虚幻事物的存在，他们称之为“精恩”，意为被隐蔽的，即肉眼看不见的。它们被当作诡计多端的、有害的，几乎是恶毒的，因而令人心惊，对精灵的恐惧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他们还相信魔鬼附身之说，人或兽一旦被魔鬼缠住就会发疯。

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是一种空气似的飘渺的物质，和人的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54 页。

体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灵魂是和精神（气息）一致的。因此，阿拉伯语中，“纳夫斯”这个词既指灵魂，又指精神和气息，还可指本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人一旦停止呼吸，人的存在也就中止，这就是死。人死时，只是精神（气息），即生命本身通过其自然的通道——嘴或鼻孔逃遁了，留下来没有生命的肉体。所以阿拉伯语“鼻孔气尽”即指“寿终正寝”。而在暴死或横死时其精神（气息）则是通过伤口逃遁的。一个人被谋杀后他迫切想复仇，渴望喝谋杀者的血。如果仇未报，死者的灵魂安息不了，它化作猫头鹰形状，不断在坟墓上空喊着“伊斯古尼！”（“让我喝！”），直到大仇得报。

一般地说，古代阿拉伯人是宿命论者，他们相信人一生的遭遇都是命运中预定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人作出多大努力，他们都不能逃避自己的命运。人生遭遇被认为是时间和光阴所决定的，因此“萨尔夫·戴赫尔”（意为“光阴带来的改变”）便成了“灾难”和“祸患”。阿拉伯人及其诗人们经常使用这个词组来表达人们对人生浮沉的无可奈何的心境。当时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完全处于大自然的控制之下。邻近部落的突然袭击、瘟疫流行、长期干旱，可以使一个强大部族一落千丈成为赤贫。沙漠生活的特殊环境看来助长了宿命论在阿拉伯人中间滋长。脑子里有这种倾向的存在，那么在伊斯兰教出现后的第一个世纪内，伊斯兰教关于“前定”的教义迅速地被当地居民所接受，就不足为奇了。“前定”的概念只是屏除了“光阴”的作用。

在无情的命运前束手无策的感觉可能产生另一种思想：顺从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美德。对人一生中的逆境和困苦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的人，“顺从”或许具有幸存下来的价值。面对恶运，他们不是烦恼、愤怒、奋起反抗，千方百计地去改变命运，而是安之若素，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当时的社会虽然没有统一的宗教或成文的法律，但有公认的道德观念。勇敢、坚定和忠诚，被奉为立身之本；对他人慷慨、

殷勤则成为时髦。阿拉伯的部落组织是建立在血统的基础之上。血统是一群人休戚与共的联结力。保护家属和部落，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 都被看作是一项神圣的职责。“荣誉”要求一个人必须站在自己族人一边，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如果同部落的人寻求帮助，不管是非曲直，都应挺身而出。为部落和朋友不惜自我牺牲 被认为是人生的最高理想。“以血还血”是至理名言，为死者复仇是不容推辞的责任。血亲复仇战争非常频繁，有的持续数十年，使许多人丧生。

## 二、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明

公元 6、7 世纪，阿拉伯半岛正处在一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期。原始社会解体，商业危机深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游牧人与城市贵族的矛盾、各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以及阿拉伯民族与入侵的外来民族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动和“阿拉伯人的民族感觉醒”<sup>①</sup>的条件下产生了伊斯兰教（意为“顺从之教”）。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出身于麦加古莱氏部落的没落贵族家庭，自幼失去父母，由伯父抚养。他经历丰富，广泛接触了阿拉伯半岛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的动乱、苦难和危机有深刻的认识，又十分熟悉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半岛上其它各种宗教思想。25岁时与麦加贵孀赫蒂吉结婚，从此再不需要四处奔波，有时间到希拉岩洞隐修。于是 每年拉马旦月（斋月）他都在岩洞内凝神深思，探索宇宙之真谛、宗教之奥秘。经过整整 15 年，终于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把古莱氏部落的主神安拉奉为宇宙的唯一的神，他自己则是安拉派遣的最后的使者、信仰的先知。他的思想和主张都以安拉的意志出现，用安拉降下“启示”的方式颁布。公元 610 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进行传教活动，宣扬末日审判、死后复活、行善济贫者进天园、作恶者入火狱等教义，随后公开号召信

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 77 页。

仰唯一的神——安拉，反对多神崇拜，遭到古莱氏部落贵族的反对和迫害，信徒分批出逃埃塞俄比亚。

622年，随着迫害加剧，大批信徒迁往麦地那。穆罕默德本人也于这一年9月24日迁徙。阿拉伯语音为“希吉拉”到该地，迅速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他提出“穆斯林皆兄弟”的口号，突破阿拉伯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和宗主关系，以伊斯兰社团的形式，把迁士（从麦加迁到麦地那的穆斯林）和辅士（麦地那当地的穆斯林）组织起来，从而历史上第一次把分散的阿拉伯民族团结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因此，“希吉拉”对伊斯兰教的胜利发展和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后来把伊斯兰教历称为“希吉拉历”并以迁徙的那一年阿拉伯太阴年的岁首7月16日为该历纪元元年元旦。

穆罕默德掌握了最高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后，以“圣战”的名义，与非穆斯林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的和军事的较量，终于在公元631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更为重要的是，他使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情感变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传统习惯。这种宗教情感和民族情感的合二为一，形成了阿拉伯民族的强大内聚力，使一个散漫的民族成为一个震撼世界的民族。

632年穆罕默德病逝，他的哈里发继位者们为缓和半岛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开始向外扩张。经过四大哈里发时期和倭马亚朝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南征北战、东伐西进，到8世纪上半叶，已经开拓出一个东起印度河和中国边境，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达黑海，南临尼罗河流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哈里发国，使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宗教。

来自沙漠地区的游牧民，征服了具有比较发达文明的地域，他们敏锐的感官、无比的好奇心、强烈的求知欲和潜在的才能被充分地激发了起来。倭马亚朝的统治者充分意识到，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一方面须处理好各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必须面对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提高科学文化

水平。他们从统一语言文字着手，推行阿拉伯文，统一货币，建立行政和经济法规，兴办学校，加强翻译出版经典著作的工作，促进商业流通，注重文化与科学。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精神的鼓舞下，继续发扬古典的传统，汲取东、西方文化的营养，开创了举世闻名的阿拉伯文明，对中世纪的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社会实践的需要，是阿拉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地域里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叙利亚文化和埃及文化，以及当时已经流传到北非、西亚地区的希腊文化，成为阿拉伯文明产生的肥沃土壤。阿拉伯人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一起，在伊斯兰教教义的基础上吸收、消化、融合了上述种种文化基质，结合传统的阿拉伯文化，形成了独特的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思想体系和文明体系。这种文明在文学、艺术、伦理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深受东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影响，而在自然科学、逻辑学和哲学方面，则主要受到西方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早在前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就开始有了交往，中国的伦理学和逻辑思维对阿拉伯人不无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尤其是阿拉伯人于8世纪中叶学得中国的造纸术后，大大推动了阿拉伯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必须着重指出这种文明中“阿拉伯”和“伊斯兰”是难以分割的。阿拉伯哈里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作为这个国家基石的，一是阿拉伯语，二是伊斯兰教。这两者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阿拉伯文明，实际上是多种民族文化的融合。创造这一文明的，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科卜特人，以及并入阿拉伯哈里发国版图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都用居统治地位的阿拉伯文进行创作，为繁荣和发展阿拉伯文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因此这里的“阿拉伯”一词与其指民族的范畴不如说指语言的范

畴。这种文明又离不开伊斯兰教教义的思想基础，尽管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文明独特地综合了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古代文明以及古代阿拉伯的文化，但都被糅进伊斯兰的思想体系，使它带上了伊斯兰的烙印。阿拉伯哲学也不例外，它在自身的发展中，哲学与神学、反映论与先验论、自由意志与预定、可知与不可知、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连绵不断，其中还出现唯物主义思想的火花，但无论哪一种思潮和学派，都不能脱离伊斯兰教的主流。因此，确切地说，应称为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但一般都简称为阿拉伯哲学或伊斯兰哲学，不过后者常常加入非阿拉伯的成分。

### 三、翻译运动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使希腊文化传到中东地区。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都出现了一些研究希腊文化的中心。早在公元 4 世纪，一些学者就开始将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译成古叙利亚文，在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俄克学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哈兰学派、以得撒学派和琼迪沙普尔学派。阿拉伯人征服鲁姆（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和波斯后，大大受益于世界文明，迫切要求汲取世界优秀文化，学习科学和哲学，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当时的哈里发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帝国的地位，对外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支持和奖励翻译活动，从而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翻译运动”。

早在倭马亚朝时期（661—750 年）少数希腊医学、天文学和炼金术等方面的著作已经通过叙利亚文译成了阿拉伯文。当时的翻译工作主要由基督教徒，其次由拜星教徒和犹太教徒自由进行，仅有少量穆斯林参加。由于没有一定的组织，因而成果不多。在哲学方面，哈兰的拜星教徒向阿拉伯人介绍的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而以得撒的景教徒则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播者。

阿拔斯朝的真正奠基者、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 年

在位)对科学和哲学有浓厚的兴趣,给翻译家们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大量的资助。印度的天文学著作《悉檀多》(即《历数全书》)、波斯的历史著作《波斯列王记》和童话故事《卡里莱和迪姆乃》等作品先后译成了阿拉伯文。据说托勒密的《天文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等也在这个时期译成阿拉伯文。<sup>①</sup>早期的译本主要采取直译的方法,科学术语因无相应的阿拉伯词,常用音译。由于能胜任翻译工作的学者不足,且可供翻译的书籍缺乏,翻译运动的进展并不快。

曼苏尔之后的两任哈里发对翻译活动并无多大兴趣。哈伦·拉西德哈里发(786—809年在位)掌权后,出现了以御医叶海雅·本·马沙威赫(777—857年)为首的一批翻译者,翻译运动开始蓬勃发展。

麦蒙哈里发(813—833年在位)时期,巴格达成为巨大的学术中心,各种知识迅速传播。学校、图书馆、书店,甚至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批人材脱颖而出。阿拉伯人同拜占庭讲和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所有最著名的希腊书籍都交给阿拉伯人一本,从而解决了资料问题。哈里发还派人到各地去收集古旧书籍。有人又有书,麦蒙于830年在巴格达建立“智慧馆”,任命叶海雅·本·马沙威赫为第一任馆长。智慧馆是一个兼科学院、图书馆和翻译局性质的机构。数百名学者在这里从事着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梵文典籍的翻译、注释和研究工作。翻译运动由此达到鼎盛。

叶海雅·本·比特里格被认为是最早翻译希腊哲学原著的学者。他把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即《论自然》)和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释义本(很可能是泰米斯提乌斯的改写本)、《动物学》全集(共10卷)等译成了阿拉伯文。但是,哲学翻译史上的最重要人物

参见迈斯欧迪:《黄金草原》,第8卷,第291—292页。

是叶海雅·本·马沙威赫的高足和同事侯乃恩·伊本·伊斯哈格(809—873年),他是一个景教徒,精通希腊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他总结了前人的翻译经验,将阿拉伯文翻译的技巧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他的译作,深得麦蒙哈里发的赏识,入智慧馆不久,即被提升为馆长。他的译作等身,被誉为“科学的源泉、道德的宝库”<sup>①</sup>。他认为过去的许多译本错误甚多,开校订和重译之先河。他的儿子伊斯哈格(911年卒)侄子侯拜什以及他的学生伊萨·本·叶海雅步他之后尘。他们几乎将所有的亚里士多德文集以及《理想国》等许多柏拉图的著作翻译或重译成阿拉伯文;还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侯乃恩的儿子伊斯哈格成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最伟大的翻译家。铿迪(约801—873年)是阿拉伯首先提倡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家,他不仅资助翻译运动,而且为亚里士多德的不少著作作了注释。

与侯乃恩的学识水平相匹敌的是著名学者古斯塔·本·罗加(820—900年)。他生于黎巴嫩的巴阿莱贝克,可能有希腊人的血统,擅长医学、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翻译与校订了30几本译自希腊文的译本并写作了《希腊人的诸学说评介》、《灵魂和精神之间的区别》、《论原子》、《逻辑学导论》等哲学著作。来自哈兰的翻译家萨比特·本·古拉(约836—901年)曾任皇家占星术家和陪臣,他的儿子息南、孙子萨比特和易卜拉欣、重孙艾卜勒·法拉吉,都是杰出的翻译家和科学家。他本人不仅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以及一些哲学书籍而且还写出了《对〈物理学〉的注释》、《星体的性质及其影响》、《伦理学诸原则》等著作。这以后的著名翻译家有艾布·比希尔·马塔(940年卒)和他的学生叶海雅·本·阿迪(893—974年)等。

这样,经过200余年的努力,希腊重要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几乎都被译成了阿拉伯文。与此同时,大量优秀的东方文化遗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第313页。

产也被介绍进来。这些译作扩大了阿拉伯人的视野，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某些观念。阿拉伯人吸收与消化这些思想成果，融进伊斯兰精神和朴实的自然观，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例如，阿拉伯第一位天文学家法萨里（796—806年间卒）就是从翻译《悉檀多》起家的。阿拉伯人在印度的代数学和埃及的几何学的基础上，吸收希腊数学家的成果，迅速使阿拉伯数学在总体水平上处于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花拉子密（780—约850年）的《积分和方程的计算》一书自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后，直到16世纪，一直被用作欧洲各大学的教科书。印度数字、零号，十进位法和发达的笔算，就是通过花拉子密的书为媒介传入欧洲的，促进了西欧计算科学的发展。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各种著作的完成，大多离不开译本，从中获取了许多借鉴和研究的素材。阿拉伯的自然科学研究正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sup>②</sup>。阿拉伯人在天文学、物理、化学、矿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连同从中国和印度学去的磁针、火药、滴水计时器和机械钟、棉纸和亚麻纸等发明，一起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举世闻名的阿拉伯医学和医药学是在广泛研究和汲取希腊、波斯、印度、中国的医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著名哲学家和医学家伊本·西那的医学名著《医典》中，把脉象区分为48种，其中35种与中国的脉象名称相同，极可能有人把中国晋代太医王叔和的《脉经》一书译成了阿拉伯文，而被伊本·西那所采用。

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时期。这时期因埃及地中海沿岸名城、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而得名。在这个时期内，许多科学，如（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数学和力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此外，这场翻译运动在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方面具有不容抹煞的功绩。例如，《卡里莱和迪姆乃》的梵文原本早已失传，波斯文译本也已散佚。就是靠阿拉伯文译本，这一世界名著才得以保存至今，现已出了40余种文字的译本。许多阿拉伯学者当时千方百计地搜寻与翻译经典著作，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著作，把它译成阿拉伯文，对其中的一些重要著作还作了注释。后来西方译者又把相当长时间内失传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家的著作，从阿拉伯文或希伯来文转译成拉丁文，对打破当时西欧思想界的僵化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 四、阿拉伯哲学的源泉

阿拉伯哲学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渗透伊斯兰精神的哲学。阿拉伯哲学家力图将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与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的成果相联系，去解释存在的真理。这种解释反映了他们自然知识的水平，提供了将知识的两种形式——直观的与抽象的——相结合的一种自发的乡土化的现象。由于使阿拉伯人得以自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列的伊斯兰教受到东、西方各种思潮的冲击，阿拉伯思想家们自然首先把精力投向那些有利于捍卫和发展伊斯兰教的领域。各种教律学派和教义学派纷纷出现。为阐明宇宙的产生、世界的存在、人的灵魂等等玄奥的问题，伊斯兰经院哲学应运而生。为尽多地博取世界知识，翻译运动大盛。与此同时，文化和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各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些思想家不囿于传统的教条，他们在将伊斯兰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力图勾划出一种其语言和术语来自古希腊的哲学，而不受其某种体系或倾向限制的新的哲学形式。这就是狭义上的阿拉伯哲学。在这种哲学中，研究存在的来源与系谱始终是其核心问题。真主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对真主属性（德性）的研究构成了这种哲学的一个方面。《古兰经》成为阿拉伯哲学的重要源泉之一。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的基础、立法的依据、行

为的准则。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是安拉于 610 年至 632 年间通过天使哲布拉伊勒<sup>①</sup>（伽百利）授“降示”给穆罕默德的。全经 30 卷，114 章，6200 余节<sup>②</sup>，分“麦加篇章”（约占全经的三分之二）和“麦地那篇章”（约占全经的三分之一），前者在麦加“降示”，大多短小精悍、慷慨激烈，以宗教说教为主，宣传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功课；尤其强调安拉独一、顺从、忍耐、行善、施舍和宿命；后者在麦地那“降示”，大半是长篇，以立法为主，为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确立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法律制度，树立种种伦理规范。《古兰经》中有许多与多神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进行论辩的记述，引用了一些流行于阿拉伯半岛的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古阿拉伯人的故事、传说和谚语等。

《古兰经》涉及最高实在、宇宙起源、各别灵魂、神人关系、善恶相对、自由意志、死后生活等问题，阐述现象与实在、存在与属性、真理与谬误、空间与时间、变与不变、永恒与瞬间等概念。例如对于人的灵魂，《古兰经》认为它是来自真主的“精神”<sup>③</sup>，可分为三类：人与动物共有的“邪恶的灵魂”<sup>④</sup>、在善与恶之间斗争的并为过去的错误而悔恨的“自责的灵魂”<sup>⑤</sup>、完美的符合安拉意志的“安定的灵魂”<sup>⑥</sup>。这种说法对阿拉伯的灵魂学影响颇大。

阿拉伯哲学是在中东文化圈内成长发展起来的。落在这个文化圈内的古代文明，对阿拉伯哲学思想的形成不能不起重大的作用。在阿拉伯半岛本土上，从公元前 8 世纪起，也门和哈达拉毛

又称吉卜利勒。

② 《古兰经》各章分节是由后来的经学家完成的，各地版本不一，麦地那的两个版本分别为 6000 节和 16214 节，麦加版为 6219 节，库法版为 6236 节。马坚译的《古兰经》分为 6236 节。

③ 《古兰经》15:29。

④ 《古兰经》12:53。

⑤ 《古兰经》75:2。

⑥ 《古兰经》89:27。

一带就出现过一些早期阿拉伯国家，产生过有名的“滨海文明”，务农、航海、经商，促进了这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半岛的北部地区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国家，它们处于东边的波斯帝国和西边的罗马帝国的夹峙之间，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希腊、罗马、叙利亚和波斯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

古埃及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早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人就有了历法基础和土地丈量法，建立了社会制度。公元前3500年，埃及人就发明了文字，并有了历史记述。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天文学、农业、数学、医学和建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埃及后来先后被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统治，最后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各种各样的文明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杂交，培育出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学派。在思想领域，古埃及人的宗教思想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他们首先排定众神系列，确立神与人的关系，相信来世的生活，提出死后奖惩问题，并把此奖惩建立在今世德行的基础上，而不是形式上的礼仪和教规。他们还提出灵魂不灭的概念，认为灵魂有别于肉体，甚至推而广之，使整个宇宙都有两种本质：精神的和物质的，将人与宇宙联系起来。

在石器时代，苏美尔文明曾在两河流域大放异彩。这是一种产生于水和土的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给万物带来了生命，他们又需要土地进行耕种，造房、制陶、做砖也离不开粘土。苏美尔人就认为人“来自水和土”。古巴比伦人又在苏美尔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用巴比伦文代替了苏美尔文，并将迈尔杜克神尊为唯一的神，首先提出一神的概念。他们还制定了律法（汉穆拉比戒律）。亚述人掌权后，虽然在思想领域建树不多，但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却达到很高水平，他们将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传播到叙利亚、埃及和希腊。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东海岸的腓尼基人创造的文字对世界文化有过重大影响。

由于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出现前尚无文字记载的作品，这些古老文明的许多内容，都是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的形式流传下

来的，它便成了阿拉伯哲学的第二个源泉。从伊本·西那的《阿卜萨勒和萨拉曼》、伊本·巴哲的《索居指南》、伊本·图斐勒的《哈伊·本·雅格赞》到舒赫拉瓦尔迪的《奇特的离乡》、阿塔尔的《鸟的逻辑》，这些阿拉伯哲学的小册子里，都是通过传说故事来渲染一种宗教哲理。可以说神话故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表达了一种象征性的哲学。

东方思想和古希腊罗马哲学，是阿拉伯哲学的第三个源泉。尤其是其中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对阿拉伯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阿拉伯哲学家未受到它的影响。相对地说，东方思想对阿拉伯哲学思想的影响要小得多，但也不能忽视。众所周知，东方人对事物的看法是直观的，西方人则是推理的；东方人的思维方法是综合型的，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则是分析型的；东方文明着重精神的、灵性的，西方文明则注重物质的。这两者在阿拉伯哲学思想中都不乏其例。研究比较思想史的学者一再指出，西方思想受到过以印度形而上学和中国伦理学为代表的东方思想的影响，“在基督教的经典当中有佛典故事的影响痕迹，在一部分希腊哲学当中，也有印度哲学的影响”<sup>①</sup>。

穆斯林在阿拔斯朝时直接与印度人接触。曼苏尔和哈伦·拉西德统治期间，经原籍波斯的大臣叶海雅·帕尔麦基的提议，朝廷聘用印度医生，并将许多印度医学著作和其它典籍直接从梵文或通过帕赫莱维语、中古波斯语译本翻译成阿语。萨伊德·安达鲁西的《各族状况》一书中提到了译成阿语的印度典籍的书名及译者姓名，尤其是《印度人的观点和宗教》一书，流传甚广。伊兰沙赫里（9世纪后半叶）对于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和哲理思想的叙述，足证阿拉伯哲学受印度思想的影响。<sup>②</sup> 阿拉伯哲学中关于物质、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原子论的内容、五个永恒本原的提法以及灵魂轮

中村元著、吴震译：《比较思想论》，第178页。

<sup>②</sup> 参见纳赛尔·胡斯罗：《旅行者的于粮》第48页、第343页。伊本·纳迪姆：《书目大全》第435页、498页。

回说和转生的观点，通过苦行使灵魂摆脱肉欲而净化的做法，无不受印度思想的影响。

波斯思想对阿拉伯文明的影响更为深远。波斯有很多思想流派，崇拜火和某些抽象的力量是古波斯最重要的信念。他们认为人在善与恶之中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因而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波斯人还提出“拯救者”（梅特拉）思想。梅特拉有朝一日将返回大地，使死人复活并永生，使他们实现人类向往的理想，进入“神国”。值得注意的是加扎利提出的“净化心的镜子”是反映不朽真理的先决条件，正是受了波斯“意愿净化”论的影响。佐而文派的“无限时间”论实际上成了阿拉伯哲学的一部分。波斯人在阿拉伯文化史上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可能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波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阿拔斯朝建立后，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有波斯人在驰骋并取得伟大成就，例如首屈一指的语法学家西伯威希（约793年卒）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伊本·西那（1037年卒）声名显赫的医生拉齐（925年卒）、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加扎利（1110年卒）等等。

#### 五、神学大辩论和理性的冲击

伊斯兰教建立之始，就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穆罕默德逝世后，为争夺领导地位，穆斯林社团发生严重分裂。倭马亚朝建立后，学说渐多，主张渐杂，各种相互冲突的神学观点的倡导者开始投身于关于教义的辩论之中。政治的因素，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希腊哲学思想的传入，给这一辩论增添了催化剂。倭马亚朝的建立是天意还是人为，这个问题成为人们的注视中心，引发了自由意志论和前定论的大辩论。这是早期神学家进行公开论战的第一个主要问题，各个派别实际上都对这个问题表明了态度，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神学问题和政治立场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这场大辩论使伊斯兰经院哲学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社会的发展，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平坦，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穆斯林不得不思索真主的公正和人的责任这个两难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道德上和法律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伊斯兰生活观和哲学观的重要内容。前定论者认为真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既无能力又无选择，一切全由真主前定。既然一切不由人决定，那么来世的奖惩如何体现真主的公正呢？前定论者对此问题避而不答，但斩钉截铁地说：真主是公正的，这一点不容置疑。自由意志论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有权利选择和进行自己的一切行为，但得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真主最终将给予公正的奖惩。这就是说真主是公正的。但人有自由意志，那又怎么体现真主的绝对权威呢？自由意志论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含糊其词的。

这个问题表面上是神学问题，实际上是针对现实的。倭马亚家族原先是麦加贵族，曾对初期的穆斯林进行过迫害，后失去权力，投身伊斯兰运动，逐渐积聚势力，终于取得了政权，他们把这一切归于真主的安排，宣扬绝对神定论。反对倭马亚家族的神学家认为这个家族掌权是非法的，是用阴谋手段篡夺了本来不应属于他们的权力。最早的一批自由意志论者不仅对倭马亚家族口诛笔伐，而且采取行动力图推翻倭马亚人的统治，有的甚至参加武装起义，足见他们的神学观点和政治立场之间的密切关系。

神学的讨论，促使一部分神学家潜心研究希腊逻辑学和哲学，把前者作为系统表述自己的思想、克敌致胜的工具，并从后者汲取营养，使自己的思想理论化、哲理化。他们不但对天启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进行比较，而且以此三大宗教去和印度、波斯的各种宗教教义相比较；借助希腊的思想进行综合研究，发明了一种天然的、理性的宗教，其依据是：人类有天赋的知识，定能推知宇宙间有一位睿智的造物主，他创造宇宙万物，赋予人类理性。他们认为即使无天启，人类也应感谢造物主的化育之恩。人凭理性可以辨善恶，明是非，所以趋善避恶，应是人们的义务，凡不以自己的理性为行为的指南者，来世

应受惩罚。这就诞生了穆尔太齐赖派。他们继承了自由意志论的观点，认为人的思想不可能直接来自真主，人具有自由意志，可进行他愿意进行的行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sup>①</sup>，真主依人的善恶功过而定赏罚，因而真主是公正的。所以穆尔太齐赖派以公正派著称。他们在研究人类的行为时，以真主与人类的关系为首要研究对象；在研究自然时，又以真主与自然的关系为首要研究对象。基于真主的创造性和公正性的原则，他们认为人们仅能进行自己的行为，至于行善或作恶的能力，则为真主所创造。同样，宇宙及其能力，由真主创造，但宇宙有其自身的规律，受各种媒介（近因或远因）所制约。这样，真主的全能，无论在伦理学还是自然界，都是受其公正性所限制的。

与他们对立的，是主张人类的知识来自天启，一切由真主定夺的天启派。这一派认为，只有真主才具有无限的能力和不可测的意志，一切行为与事件均由真主创造，人不能创造其行为，自然界也不能创造自然现象，否则人与自然界具有创造能力，就与真主的创造能力相提并论，陷入多神论的泥坑。他们特别注重真主的独一性，但将人类的许多美好的德性归于真主，最后浓缩为知识、能力、活力、意志、听觉、视觉和言语七种。他们认定《古兰经》即真主的言语，真主是无始的，所以作为他德性之一的《古兰经》也是无始的。他们的观点赢得大多数穆斯林的拥护，又得到历代哈里发（除个别外）的支持，遂取得正统派的地位。

穆尔太齐赖派不以传统的说法为准绳，而以推理的结论为依据，即使这会与穆斯林社团的决议相矛盾，也在所不计。他们反驳天启派的观点，特别指出既信仰真主是无始的，又认定《古兰经》也是无始的，这显然具有多神论的倾向。他们认为《古兰经》是被造的。这种观点，被正统派斥责为异端，穆尔太齐赖派屡遭政府当局的取缔和迫害。但当阿拔斯朝第七任哈里发麦蒙（813—

① 参见沙赫拉斯塔尼：《教派与信条》，第35页。